

诗人的迟援

范晔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诗人的迟缓

范晔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的迟缓/范晔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5
ISBN 978-7-5426-5535-6

I. ①诗… II. ①范…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世界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0060 号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诗人的迟缓

著 者 / 范 晔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封面设计 / 俞玮娅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7.3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535-6/I·1122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电话:021-56475597

目录

1. 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	1
2. 科塔萨尔奇境	6
3. 黑衣少年不死者	19
4. 克罗诺皮奥小百科	23
5. 丽贝卡的护身符	30
6. “反动的”和“革命的”小说家	36
7. 《孤独》的“秘密”	42
8. 卡洛斯·富恩特斯之死	45
9. 为了告别的聚会	50
10. 乌鸦及博尔赫斯	54
11. 蓝鸟和大红猩猩毡	58
12. 一名之立	61
13. 译余断想	66
14. 译之喻	72
15. 在水星的光环下	78

16. “采集那微妙的调子”	84
17. 为玛丽莲·梦露祈祷的游击队员	87
18. 波拉尼奥式 RPG	94
19. 波拉尼奥之旅:1976 到《2666》	100
20. 量词研究三则(或爱情及其他魔鬼)	105
21. SIT TIBI TERRA LEVIS	109
22. 猫诗话	115
23. 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	125
24. 从前,有一只兔子	133
25. 破晓歌	137
26. 圣诞谣(remix)	141
27. 聊寄一枝春	165
28. 诗人的迟缓	169
29. 堂拉蒙的马戏团	176
30. 书房即故乡	183
31. 玻利瓦尔广场,下午两点钟	194
32. 阳台记	199
33. 王的葬礼	204
34. 麦德林地狱变	210
35. 波哥大的马孔多	216
隐秘动物(代后记)	225

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

“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如果卡尔维诺有知，他也会欣然允准我篡改他的小说篇名来纪念下面发生的事件。三位冬夜里的旅人应朋友之邀，踏上从巴黎开往布拉格的火车。他们是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阿根廷人胡利奥·科塔萨尔。时间是1968年。邀请他们的人是米兰·昆德拉。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象，会有多少读者像我一样兴奋莫名，非念诵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的名句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动：“¡ Oh noche, que guíaste! / ¡ Oh noche, amable más que el alborada!”（黑夜啊，你这引领者！黑夜啊，你可爱胜过晨光！）想想看，那一年那一夜，那一路，那些人。或许有人说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缘遇合，但科塔萨尔早说过：生活中没有比偶然的遇合更必然的东西。又比如说在1984年，胡里奥·科塔萨尔走到了“跳房子”游戏的最后一格，也是在那一年米兰·昆德拉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 *

那个冬夜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回忆与遗忘的大师的讲述中不断复现。从巴黎一同坐火车去布拉格——马尔克斯在某次追忆中特意说明，因为三个人都对飞机抱有恐惧。三个人海阔天空地闲聊，车窗外闪过甜菜的海洋，无边的各样厂房，战争浩劫的种种遗迹。临睡时富恩特斯随口问了科塔萨尔一句，爵士乐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钢琴的。提问的人或许只想知道一个人名，一个日期，但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堂精彩眩目的课程，伴随着大杯的啤酒，血肠和凉土豆，一直持续到凌晨。在马孔多之父的印象中，科塔萨尔非常善于斟酌字句，他管风琴般的深沉嗓音，骨节粗大的双手都极富表现力，——将近四十年后，马尔克斯又一次写道：“我和富恩特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奇。”

* * *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大巴从西班牙南方的格拉纳达赶到马德里，只为了美洲之家（Casa de América）组织的一次“向科塔萨尔致敬”的活动。场间休息的时候，我鼓起勇气上前，请科塔萨尔的遗孀奥萝拉（Aurora Bernárdez）女士在一本《秘密武器》上签了字，但没好意思告诉她，自己勉强也算是她的同行，译过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这位女士是作家和翻译家，曾把加缪、萨特、福楼拜翻

成西语，也无疑是我见过的所有九十岁的老奶奶里最可爱的。与会的一位研究者讲起自己帮奥萝拉整理科塔萨尔遗稿的工作，已过世多年的阿根廷作家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以至于三岁的小儿子在他周末出门见朋友的时候好奇地问道：“爸爸，你今天去见谁？——科塔萨尔吗？”

那一次也见到了被国内文学史书称作拉美“文学爆炸四大天王”之一，与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并称的富恩特斯本尊。生于1928年的富恩特斯，《最明净的地区》之创造者一头银发，风度翩翩，不带半点暮气。即使在完成了朋友托付要来签名之后，我仍然心下恍惚，觉得这等以前只在书里读到的神祇，似乎不该这么容易在眼前现身。

活动的下半场由科塔萨尔的生前故旧一一追缅，却还是富恩特斯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最深。在演讲的最后，他说起二十多年前那一天自己从报纸上得悉科塔萨尔在巴黎去世的消息，随即给马尔克斯打了电话。他特别记得做过多年记者的马尔克斯回答了这么一句：“卡洛斯，不能报纸上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 * *

我手头这本2007年结集出版的《“加博记”：重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艺术》(*Gaborio: artes de releer 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里收录了一篇富恩特斯的回忆。当谈到自己和加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共同的朋友，他提到了科塔萨尔的名字。“回望我们生活中的无数章节”，

他说道,有一位作家朋友“加博和我都会把他置于最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相信如果不曾结识这位“伟大的克罗诺皮奥”,“无论我自己还是加博,我们都不会成为如今的自己,或者我们希望成为的自己”。他果然也提到了1968年12月的那个不断被回忆和复述的夜晚。他印象中的科塔萨尔仿佛一个马拉喀什广场上的阿拉伯故事大王,一一数点所有发生在火车上的小说,然后是所有发生在火车上的电影,最后从火车头的轰鸣说到爵士乐,钢琴和爵士乐的渊源……凌晨到达布拉格的时候,昆德拉正在车站等他们。“他把我和加博带去蒸桑拿,后来我们觉得太热要求冲个澡,米兰就领我们到伏尔塔瓦河边,把我俩推进冰冷的河水里”。他还记得从河里出来的时候马尔克斯说的话:“有那么一瞬间,卡洛斯,我还以为咱们要一块儿死在卡夫卡的家乡呢。”

* * *

1968年不曾死在卡夫卡的家乡,1984年没有相信报纸上科塔萨尔去世的消息,201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城(也是他的朋友加博居住的城市)赶到马德里纪念另一位朋友。我有时不禁惊讶于一些拉美作家之间这种奇妙的同气连枝。秘鲁作家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曾向《请听清风倾诉》的作者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致以“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他说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但他真正想的地方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为的是遇上

奥内蒂，“握住他写作的手”。当年富恩特斯第一次读完《百年孤独》兴奋莫名，立刻给科塔萨尔写信，告诉他美洲有了自己的《堂吉珂德》，“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就好像刚刚和所有的朋友都握了一遍手”。

那天在会场的聚光灯下，面对美洲之家所有的在场听众，富恩特斯又说起当年打给马尔克斯的那个电话：“报纸是不能相信的”——我和其他人一样正听得入神，不想他接下来一句话就结束了演讲：“所以我们知道，科塔萨尔从未离开，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科塔萨尔奇境

艺术家的画像

版本一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 1914 - 1984), 阿根廷作家, 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四十年代首次发表作品, 即他的短篇名作《被侵占的住宅》, 决定用稿的杂志编辑名叫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后因不满庇隆政府于1951年移居法国,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译员。1963年以长篇小说《跳房子》震惊文坛。著有《秘密武器》、《万火归一》等多部短篇小说集、诗集、一部关于济慈的著作和《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等若干文体上难以归类的作品。他热爱爵士乐, 曾一度支持古巴革命。1984年在巴黎去世。

版本二

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应邀赴宴，被安排坐在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旁边。他们像两个初人文坛的见习骑士一样交流各自的写作经验和计划，那年轻人说到兴奋处一双大手上下挥舞。直到晚宴结束，略萨才知道这个看起来与自己同龄的年轻人正是年长他二十二岁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博尔赫斯主编的《南方》杂志上常常读到的科塔萨尔，已经出版了《动物寓言集》、翻译过爱伦坡的科塔萨尔。

版本三

1980年7月11日，住在贝尔格莱德的西尔维娅·蒙罗斯-斯托亚克维奇决定再次尝试给住在巴黎的著名阿根廷作家写信。只是这一次她在读过后者的《八十世界周游一天》后，把信开头的称呼“尊敬的科塔萨尔先生”改成“最胡利奥的胡利奥”，在信里请求作家帮忙提供一份关于他作品的研究书目，作为交换她给作家胡利奥讲了两个小笑话，并且许诺，如果他肯回信，她就再讲一个。这一次科塔萨尔很快就回了信。信是这样开始的：“最西尔维娅的西尔维娅……”

版本四

1983年年末，病重的科塔萨尔回到他在伯雷将军大街的家里——包括《跳房子》在内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他也将在这里写下自己最后的文字。1984年2月12日，在被送进圣拉撒路医院的前夜，科塔萨尔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奥

萝拉说：“不用为我担心。我就要去我的城市了。”

版本五

.....

质疑者和上楼梯

巴尔加斯·略萨说，对现实的怀疑态度“是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这已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艺术家是质疑者。质疑正常生活中本该无人质疑的东西：“奇怪的是人们会相信铺床就是铺床，握手就永远等于握手，开一个沙丁鱼罐头就和开无数的沙丁鱼罐头没有两样。‘但这些都很奇特’，皮艾尔边想边笨拙地将蓝色的旧床单铺平……”艺术家是有亚当之眸的人，——仿佛伊甸园中的亚当初次观看新造的万物，为之一一命名，并附上使用手册。比如像上楼梯这样司空见惯的行为，科塔萨尔这样的艺术家有能力将之陌生化，描述成一次全新的探险，以至于我们险些要相信自己真的需要这样一份指南：

“……上楼梯时一般应面对楼梯，因为侧身或背对楼梯进行将产生相当程度的不适。正常的做法是采取站姿，双臂自然下垂，抬头（但不要过分抬头以至于眼睛看不到下一级台阶），呼吸须平缓而规律。上楼梯应从抬起位于身体右下方的部分开始，该部分一般会被皮革覆盖，除个别情况外其大小与台阶面积吻合。该部分（为简便起见我们将该部分称作脚）安置在第一级台阶上之后，抬起左边对应的部分（也称

作脚,但请勿与此前提到的脚相混淆),将其抬至与脚相同的高度,继续抬升直到将其放置在第二级台阶上,至此,脚在第二级台阶,同时脚在第一级台阶。(最初的几级台阶通常最为困难,在熟悉了必要的配合后情况将好转。脚与脚的重名也为说明造成了困难。请特别注意:不要将脚与脚同时抬起。)……”

小心玻璃

不要去巴黎的植物园。去了巴黎的植物园也不要去那里的水族馆,更不要整天呆在那里,把脸贴在水族箱的玻璃上,连续几个小时看那些美西螈的眼睛:“我的脸紧贴在水族箱的玻璃上,我的眼睛再次试图进入那些没有虹膜也没有眼睑的金色眼睛的神秘里。我看着一条静止不动的美西螈的脸,触手可及,在玻璃的那一边。不需过渡,毫无意外,我看见我的脸贴在玻璃上,不是美西螈是我自己的脸贴在玻璃上,在水箱外面,在玻璃的另一边。”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完全可以用开头第一段的三句话来概括: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美西螈。我常去植物园的水族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看它们的静止不动,看它们黑暗中的运动。现在我成了一条美西螈。”

故事里的“我”偶然地——科塔萨尔会说,没有什么比偶然的相遇更必然的事——看见,并迷上了美西螈。从第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自己与这种小型两栖动物之间有一种关联,

虽然极其遥远并无法索解,但依然没有断绝。最后“我”分裂成两个自我,一个作为美西螈生活在水族箱,另一个继续在原来的世界,渐渐抛下这种异乎寻常的迷恋。

把脸贴在玻璃上的危险不止于此,如果你像那个叫玛利尼的乘务员一样,当一周三次在正午时分飞过爱琴海上叫希罗斯的希腊小岛,都要把脸贴在机尾舷窗玻璃上静静看上几分钟,“感觉玻璃的冰冷好像水族馆的边壁,其中有金色的海龟缓缓移动在蓝色的汪洋”。直到海龟形状的岛屿在视线里消失,然后是拒绝换到更好的航线,任凭女友和特雷维索的某位牙医结婚,到旧书店翻看有关希腊的书,学习用希腊语问好,终于来到岛上,计划开始新的生活,“抛却旧我并不容易,但在这里,在高空,烈日长天,他感觉这转变是可能的。他在希罗斯,就在自己曾无数次怀疑能否抵达的地方。他仰面躺到滚烫的石头上,忍耐着石头的尖棱和火热的背面,直直望向天空”,而这时候“远远传来引擎的轰鸣”。空难发生,他奋力救下唯一的幸存者,却无力挽回那男人的生命。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描述岛上的居民“跟往常一样,他们孤独地呆在岛上,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小说大半篇幅极力描写的新生活,都是玛利尼把脸贴在玻璃上向下观望岛屿时几分钟里的幻象,玻璃两侧(现实中和想象中的)自我同时在坠机中——玻璃破碎之时——毁灭。

奇异的他者和双重的自我都是科塔萨尔心爱的主题——二者其实是同一个，当奇异的他者闯入我们日常的世界，或偶然的邂逅，——爱丽丝误入奇境或奇境闯入爱丽丝，——美西螈或者正午的岛屿使我们不安或迷恋，从此上演自我身份的变形记。

变色龙切面包

为了成功地免疫科塔萨尔，我们需要读一封信，写信的人是济慈，——科塔萨尔为他写过一本将近六百页的书。在1818年10月27日写给伍德豪斯的这封信里，——科塔萨尔称之为“变色龙书简”，——济慈将诗人描述为“没有自我的人”，亦光亦影，可高贵可卑贱，可富足可贫穷，……诗人没有固定的形态，是变色龙。相似的观念诗人在别处也曾多次提到，比如1817年11月22日的信里，他认为“天才”没有个性，没有任何既定的性格。

如果有一天你开始对切面包感到严重的困扰：

“面包在你面前，在桌布上。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错，颜色美极了，香味扑鼻。某种不是我的东西，与我不同，在我之外。但如果我摸到它，伸出手指去撕下一块，事情就不同了，你不觉得么？面包在我之外，但如果我用手指头摸到它，感觉到它，感觉到那就是世界，可既然我能摸到它感觉到它，那么就不能真正地说那是别的东西，你觉得能那么

说吗？”

这是变色龙诗人面对的挑战，自我和外界的界限模糊甚至消弭了，无从定义“我”和那“不是我”的他者。惊心动魄的变化竟然时时刻刻在身边发生，质疑者的影子再次出现：

“我敢摸它，把它切成两半，把它放进嘴里。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知道——这正是可怕的地方。你没觉出来什么事都没发生才可怕么？你切开面包，刀子插上去，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我不明白，布鲁诺。”

这是爵士乐天才约翰尼的困惑。这位酗酒、吸毒，生活放荡不羁，一团混乱的萨克斯乐手，面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布鲁诺，却不愿意谈自己的音乐，精彩的过往，未来的计划。他关心的是一些“真正困难的事”，人们认为最寻常不过的事：照镜子，坐地铁，看一只猫或一只狗。布鲁诺试图帮助他“回到现实”，虽然这几个字令他“感到恶心”，他知道“约翰尼说得有道理，现实不该是如此而已”，在心底深处羡慕他甚至嫉妒他，但他同样清楚不能按着约翰尼的样子想下去，不然“我们最后都会发疯”。人恰恰是靠着与世界的区分来自我认定，一旦这种区分被消弭，随之而来的是混同与丧失的恐惧。

“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置身于一个沙龙里，如果我没有像一直以来那样忘我地沉浸到头脑的思考和创造中，我不再是自己，在场的他人的个性开始对我施加影响，以至于我的自我迅速消失……不仅在成人之间，就是孩子们的房间里也